



類函三十



卷六十帝戚

1加
427
30



四 1 3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早稻田諸君以贈

早稻田圖書印

淵鑑類函卷六十

帝戚部 諸王 公族 外戚

諸王一

**原**案周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史記云黃帝置左右  
 太監以監萬國堯典云協和萬邦左傳云禹會諸侯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之數蓋親賢兼封夏列九州  
 制五服立爵五等分地有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曰附庸殷則爵列三等周又  
 列為五等則公方五百里侯伯子男各百里為差不滿  
 百里為附庸凡王之子弟並參封之秦稱皇帝除五等

之制以郡縣子弟為匹夫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為諸侯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為土無二王臣爵者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魏改封郡王晉又封國家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以上並見齊職儀及五代史志初學記**增**唐高祖初欲強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太宗貞觀元年問羣臣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

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乃詔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文獻通考宋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封皇之暮親為王其次屬近行尊者止封郡王若皇子出閣亦封郡王及納妃就外第始封王仁宗語輔臣曰自荆王沒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乃封皇叔德文等為郡王翰苑新書宋制宗室襁褓即裂土而封然名存實亡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云宋史金熙宗天眷元年始定封國制凡封王大國號二十次國三十小國三十封王之郡號十以漢遼唐宋梁秦殷楚類皆昔有天下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其

帝歲部

開監類函卷六十

諸王

封爵正從品級高下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海陵正隆二年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移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元宗室駙馬通稱諸王初制簡樸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後雖有國邑之名而印章之等如舊封一字王者金印獸鈕兩字王者金印螭鈕次有金印駝鈕金鍍銀印駝鈕龜鈕有止用銀印龜鈕等級不同如此又同姓有無國邑而稱王者但稱宗王明太祖既正大位封王子十人為王

置相傳設官屬定禮儀列爵而不臨民分土而不任事凡親王嫡長子為王世子次長子及庶子年十歲封郡王郡王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元孫授鎮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著為令續文獻通考漢書表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組綬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為王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藉以

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國注曰王者分五土與之使立社以黃土宜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賈誼書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制故削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漢書曰楚元王交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語言諸内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又曰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又曰梁孝王文帝竇皇后少子愛之

賞賜不可勝道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踵至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又曰河間獻王德字文載景帝子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朝等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之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應劭注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又曰魯公王餘景帝子好治宮室苑囿狗馬王初壞孔子舊宅

帝戚部

諸王

諸王

以廣其居間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僻中得古文經傳 又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善鼓瑟一作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行德拊循百姓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爲作內書三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 後漢書曰清河王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 東觀漢記曰齊武王縯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

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陰令 又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帝即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豹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讚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蒼體長美鬚眉腰帶八尺二寸 又曰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

漢書卷一百一  
輒驛馬下問與其見親重如此。又曰廣平鉅鹿樂成  
王在邸入問起居車馬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馬不  
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魏志曰鄧  
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  
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  
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斤以  
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  
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謂  
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  
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

衣者其生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  
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大笑曰兒衣在  
側尚齧况鞍懸柱乎一無所問。又曰中山王衮少好  
學生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  
患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  
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  
衮美衮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  
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又曰任城  
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  
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折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



道而好乘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  
大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  
爾奈何作博士邪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嘗問諸子所  
好使各言其志曰好為將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  
先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  
辭賦數十萬言能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  
爾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  
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拔筆立  
就可觀太祖甚異之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不倦  
就人借書皆為治護然後還之太康三年詔攸當出統

方岳撫其國家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  
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金鉞朝車乘輿之副又曰安平  
獻王孚世祖受禪為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  
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阼階下迎拜王既坐上又親奉  
上壽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戚容獻王一門三世  
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  
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  
又云長沙厲王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性果厲有成斷  
晉書云西陽王羨字延年文成王亮子也輔成帝時  
帝幼冲詔羨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

迎拜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鈕  
細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元玉 又注曰今制  
王國戶二萬爲大國不滿萬戶爲小國也 沈約宋書  
曰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  
屬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  
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  
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  
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  
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遂爲長夜之飲略無少醒  
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誠語終不改

以至於終 又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季羽孝武帝第  
八子也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  
聘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  
之 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  
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  
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開  
西第延才俊以爲士林自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  
談議皆奏於西邸 梁書曰梁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  
士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有青谿宮改  
爲華林苑賜偉爲宅穿渠種植與賓客遊其中梁世藩

郊之盛無過也 語林曰譙王承作相州遇大將軍曰  
卿才堪廊廟自無間外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  
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藝文類聚 太平御  
覽曰後魏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誠  
勵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秀發德音閑婉當  
為宗室領袖後為中書令蕭贖使庾華來朝見澄音韻  
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彞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臨淮王彧字文若少  
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  
公當是此人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

疲 事詞類奇曰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性愛  
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  
遊後園俊民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  
飲其元奧忘其褊恠是以入彧室者謂為登仙 唐書  
曰馬周言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  
置失宜不預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  
私愛爾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從厚者  
臣愚慮之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  
無限極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  
之法使萬代奉行 又曰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

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遂圍江陵降蕭銑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威令暢南海矣太宗身自討亂謀臣騎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史贊曰河間之功江夏之器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又曰太宗時高馮上言密王元曉等皆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為彛法太宗稱善又曰貞觀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道孝王元慶數窘乏大臣莫敢言後褚遂良為太宗從容言之不

能行 又曰武后時諸王能者皆誅死幼皆沒為官奴或匿民間傭保至神龍中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為泣下隨屬遠近封拜云 又曰嗣王守禮太子賢子也武后革命守禮與睿宗諸子閉處宮中十餘年睿宗封相下許出外邸於是守禮等始居外開元初累為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為刺史守禮惟弋獵酣樂不領事後還諸王京師守禮以外支為王不甚才而多寵嬖子六十餘人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居產守禮曰豈天子兄無葬者邪諸王每白上以為歡又曰岐王嘗奏守禮知兩暘帝問故答曰臣無他當

帝戚部

諸王

諸王

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勅杖凡三四累創痕  
膚前雨則沉懣霽則佳以此知之帝為惻然 又曰初  
隋亡禁內圖書湮放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長安  
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黃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  
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為薛稷取去稷敗岐王範得之後  
卒為火所焚 又曰中宗失道身為母所廢妻所弑而  
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邪睿  
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  
窮 又曰開元初潘好禮為邠王府長史王為滑州刺  
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每遊觀好禮必諫諭禁切

農月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  
下諱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  
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慚為還 又曰賀蘭進明有  
憾於房瑄因進言於肅宗曰瑄為聖皇建諸王為都統  
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  
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  
也帝由是惡瑄 又曰劉晏避地襄陽永王璘署以右  
職固辭移書房瑄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  
望桓文功不可致 又曰舒王誼初名謨昭靖太子邈  
之子也德宗愛之取為子於諸王最長帝欲試以事故

拜涇原節度使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持節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四馬飛龍士三百國府官皆袴褶以從謨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又曰宣宗十一子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為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為王授經鄆王立是為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通王滋等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觀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驚召

建諭之稱疾不肯入勅滋與諸王詣建自解建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後建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堤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寃之 又曰昭宗十七子始帝幸華州韓建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末王者既又殺諸王因請立皇子裕為皇太子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字軒秀忌之密語崔穎曰帝以罪殺之帝不許帝遷

洛他日謂蔣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全忠恚帝被弑元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尸水中 宋史曰魏悼王廷美太宗弟也或謂昭憲太后本意命太祖傳位太宗太宗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召問趙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金匱誓書他日太宗訪以傳國之意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美遂得罪 又曰武功郡王德昭以太尉從征幽州軍

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剄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邪追封魏王又改越王 又曰淳化中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度張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行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太元之際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

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爲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者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儻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上命異日除授并改正

之 又曰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哲宗母弟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太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改司徒徙王蔡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爲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揚軍然徽宗頗思其言止



治王左右而已 又曰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竑爲之後尋立爲皇子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而厚廩其家使美人矚竑動息必以告宮嬖有輿地圖竑指崖州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竒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及寧宗崩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其爲誰甚惑昉旣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

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旣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未幾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竑不肯拜殿帥夏震捽其首下拜帝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令就賜第 又曰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與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加以黃袍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嚮軍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竑知其謀不

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慎告於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  
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余天錫托召醫治竝疾因逼  
縊於州治帝輟朝賻贈右正言李知孝累奏追奪王爵  
降封巴陵郡公於是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  
昱等每以竝爲言彌遠輒惡而斥遠之 金史曰宗弼  
本名幹斨又作兀朮太祖第四子也宗望伐宋宗弼從  
軍後伐宋康王自江寧取廣德至湖州遂攻杭州取之  
宋主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攻明州克之  
宋主走入於海又自温州趨福寧州追三百餘里不及  
乃還宗弼軍自杭州取秀州平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

江口轉戰乃北還天眷元年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  
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天眷三年又伐江南  
宋人請和 又曰宗弼蹙宋主於海島卒定畫疆之約  
世宗嘗曰宗翰之後唯宗弼一人而已 又曰鎬王永  
中世宗子也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  
遣章宗宣宗奉表起居於上京旣而遣永中子光祿大  
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  
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 通  
紀曰太祖洪武三年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  
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

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諸子為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明紀事本末曰明太祖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及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也 又曰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上患之謀諸齊秦秦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秦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翦

燕手足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媛送京師削爵廢為庶人遷之雲南 又曰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導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又曰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曰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羸秦之陋封建諸王為計至遠也無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彘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

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上嘉之然不能用 又曰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柏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人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于南面爲王豈能辱僕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樽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弁山堂別集曰仁宗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

意其增諸王歲祿及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國除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矣 又曰仁宗朝韓王冲烺襄王冲秋樂平王冲炆各獻詩頌上歎而嘉之賜勅獎諭比之東平河間仍賜金幣有差 明紀事本末曰天順復辟襄王瞻塏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攝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之感歎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

通紀曰寧王宸濠天順間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武宗時完為兵部尚書宸濠遂遺完書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宸濠通於賢輦載金寶藏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謀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過東閣只請廷和趨出擬旨復給寧王既復護衛益驕

橫矣 又曰正德十二年秦王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

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  
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梁儲  
從容回天時咸復其善諫

諸王二

**原**

麟趾

犬牙

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注云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振振

信厚也于嗟歎辭也

漢書曰高帝

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固

磐石

維城

魏志曹

德維

寧宗

子維城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植傳植

初封

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

大邦維翰

金璽

璽

諸侯王黃金

璽

增曆數

建國

唐書曰李百藥稱曆數

杜

璽

璽

增曆數

建國

唐書曰李百藥稱曆數

杜

佑言大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  
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  
國利百姓宗建

郡利百姓

宗建

青社

赤社

青社蓋東曰青南曰赤

曰父茲赤社

策

主陝

徙封

唐書曰高祖初命秦王還

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將行建成等使人密

說高祖沮之事遂寢

鬱林王恪貞觀十年改王吳與

魏齊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君

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君

臣內為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

汝以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

勝衣

賜紫

書翰苑新

三王世家云能勝衣趨拜宜因盛夏吉時定位號以廣

藩輔

唐書曰唐制嗣郡王加四品階親王子服緋開

元中張九齡奏寧薛及邠王三子為王者

賜紫餘皆服緋後從帝至獨者皆服紫

廟宋史曰宋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

廟宋史曰宋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

門欲其由漸而進授貴州防禦使至檢校太傅同中書

功郡王平章事終太祖後世不封王爵太平興國間始封武

帝戚部



東毛詩叙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本潘岳西征賦曰我祖安陽言陟陝郭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于關唯虞應乎鵠巢東觀漢記曰東平憲王蒼寬仁宏雅光武崩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為鰥騎將軍魏志曰臨淄侯善屬文徙封東魯衛梁楚左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明部阿王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漢書曰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立二等爵尊王子弟大赦九國奄有龜蒙為晉桐葉衛梓材史記曰唐叔虞者武王葉為珪以封叔虞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後為晉故毛詩曰此晉也而謂之唐又曰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弟也封為衛君居河淇間周公懼康叔少乃申告康叔梓材篇言增狹小並邊曰漢景帝為政之道如梓材人理材焉

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明紀事本末曰初明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據名藩擇形勝堂別諸路必關白親王乃發據名藩擇形勝堂別集曰明封秦晉諸王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置相傅以下官屬與京師亞冕服則九流九章車旂服與講分禮儀而拜謁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既定中國體三代之良法擇形勝之重地建封諸子陝西百二山河其地產良馬其人鷲悍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鷲悍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無名山大地之限隔其南冀州真保大名府王之燕國雖野坦平肥沃賦饒行其北雖沙漠不毛然廣蓄馬羊其人平不耕不蠶弓馬是務遼全元藉之以興故以燕府王楚湘齊兗寧遼代谷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分封過高優以大封止食數縣山堂肆考曰漢光武建武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疆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明帝永平中封王子恭等六人為王帝減部



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止食  
 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漳名不稱財賦地不封**子也初封清漳王仁壽初文  
 帝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  
 謂羣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郡  
 文獻通考曰明周王橐太祖第五子初封吳國錢塘  
 別集曰明諸王所封地不以封改開封國號周吳國  
 江而西曰明諸王所封地不以封改開封國號周吳國  
 曰寧王權太祖第十七子十四年封國大寧從成祖起  
 兵靖難及成祖正位因乞改南王初欲得蘇州帝曰  
 蘇州斯內不許又欲得杭州帝曰五弟初封錢塘為吳  
 王皇考以爲不可改開封建文封其弟允燭為吳王竟  
 不克享寧王後乞封南王  
**原共室同輦**後漢書清  
 從之帝初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入則  
 共室出則同輦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  
 帝初即位自以故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  
 二年入朝甚縱橫嘗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

**北宮** 因留國邸 東觀漢記曰清河王慶永元四年移  
 宿止 漢書宣元六王傳曰成帝無嗣體常不平定陶  
 共王來朝上謂共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旦有他  
 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因 **禮如家人** 爵比皇  
 留國邸朝夕侍上甚見親重 二年入朝帝與齊王宴飲太  
 子 漢書曰齊悼惠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宴飲太  
 后前孝惠以齊王爲兄置上坐如家人禮 下詳類  
**聚** **御雲母輦** 設鐘簾懸 **五王供帳** **千鶴集庭**  
 九旒駕馬御雲母車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疆兼  
 食二郡二十九縣相十倍 諸王賞賜恩寵絕於倫比置  
 設鐘簾之懸 **增五王供帳** **千鶴集庭** 山堂肆考  
 五王帳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朝罷多從諸王遊禁  
 中拜跪如家人禮後按諸王宋王成器中王成義岐王範  
 薛王業蕭王守禮後成器改名憲宋王改寧王 唐書  
 曰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  
 有鶴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棲浹日觀光 **臨觀**  
 帝成部 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

諸王

行幸 宋史曰真宗時寧王元偓首冠藩戚益自脩勵上  
作詩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臣曰朕每令宗子  
官僚甲會試七言詩元偓奉賜上壽賜衣金帶器幣  
緡錢又與宗室射於西南亭日哺從官退上獨以  
中官從幸元偓元偓宮如家人禮夜二鼓而罷  
輿入朝 劍履上殿 唐書曰唐襄邑恭王神符權宗正  
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衛士挾輿以升太宗就第慰問  
王元佐真宗兄也加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遂拜天策  
上將軍興元牧賜劍 偕長齡 陪幼學 唐書曰明皇  
履上殿認書不名 王憲等曰魏文帝詩兩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  
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  
日身體生毛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  
之羽翼乎陳思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  
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頃因餘暇選仙錄得  
神方云餌之必壽今賜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  
永承無極也 宋史曰華陰郡王宗旦楚王元佐孫也  
年七歲如成人選為仁宗伴讀帝即位超遷為羣從所

詆上書言狀帝曰宗旦陪朕幼學勤  
勞居多此出朕意豈宜訴以常格 來朝侍宴 寵  
行製詩 通雅曰明文皇帝友愛諸弟每來朝侍宴於華  
殿 續文獻通考曰天之順尊禮襄王則皇太子宴於文華  
峴山 漢水賦襄陽四景歌以賜之 以上並王親寵  
原好書 樂善 類聚 楚詩 沛易 漢書曰楚元王交  
少弟也 好書多材藝元王好讀詩諸子皆讀詩號曰元  
王詩 續漢書曰沛獻王輔性務嚴矜有威好經書善  
說京 蟻封 象船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  
氏易 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問輔曰  
蹇艮下坎上為水山出雲雨蟻穴居其知雨將至  
詳類 食時 七步 漢書曰淮南王安始入朝為離騷  
聚 曰魏文帝令東阿王七步成詩不成將行大法遂作詩  
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文帝大 對三雍 論五經 沛獻王輔性好經書論集  
帝賦部 尚益頁函卷六十一 諸王

經傳圖識作五經通論奉藩以至北海善書東平

沒遵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為賢王尺牘十首又曰東平王

工頌後漢書曰北海敬王睦善大書當時以為楷則寢

蒼嘗上光武中錢縑助國租秩賑人東觀漢記曰

興頌帝甚美之謙儉永初中以西羗未平上錢二千萬元

孫中上練萬匹以助國費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國中

文武下至士卒法令不食糜賜者皆以秩賦與疾病死

亡者時有水旱出租初加十二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

收入增懿矩材略初明皇以永王等尚幼認不入

本貞有懿矩帝異之建寧王俊英毅有材畧善騎射

拜舞有懿矩帝異之建寧王俊英毅有材畧善騎射

祿山亂典親兵危車駕度渭百姓遮留太子俊力贊之

於是才士凌雲唐書曰太宗嘗持魏王泰表語左

議定無已時但為社稷計道居外使兩相完也無長

念苑新書吳郡張融曰衡陽王胤有凌雲氣無長

却譽天中記曰霍王元軌唐高祖子也太宗嘗問羣

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聞不能盡知

其能惟霍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為前代

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問平也後在徐州惟與處

士劉元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元平王之長答曰無長

問者怪之元平曰夫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

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翰苑新書後辭蟬冕償

鳳尾山堂考曰後魏主容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

冲挹之性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以遂其

子年四歲好學書倚欄為書書滿則洗之晨興不肯拂

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

學師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書矣

草露布議卜郊生而岐嶷妾性不羣博綜經史雅好

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好  
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巳帝嘉納及郊雨霽  
吏職著政績太平御覽曰宋彭城王義康性奸吏職  
可由是朝野輻輳勢傾天下義康亦自驕不無有懈  
急受禪上皇詔除集英殿脩撰知台州伯圭在郡頗著政  
績改知明州海寇猖獗伯圭論降其豪又擒其黨二人  
素號桀黠伯圭悉撫而用之賊黨遂散進一官在郡十  
年政寬和浚湖陂均水利解冤獄嘗獲鑄錢者不忍置  
諸法論令易業輕騎度遼單騎受降唐書曰江夏  
民由是無再犯輕騎度遼單騎受降唐書曰江夏  
七從秦王討賊屢立大功太宗伐高麗先遣都督張儉  
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自騎往帝  
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觀覽山川因旁  
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  
路更走間道如期謁帝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建中  
初嗣曹王臯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果貪虐部將王  
臯至遺書勸之降國良得書且喜且畏因請降然尚首

鼠臯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臯大呼  
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今安在一軍  
愕然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為昆弟  
則蓋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以上王之才能  
虎曲觀平臺曹植娛賓賦曰感夏日之炎景兮遊曲  
官連屬於平臺四為複道自蘭坂桂山曹植詩曰  
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王逸劉安  
招隱士詩序曰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  
博雅好古招懷才智著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慕其德而  
歸小仁各竭才力著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慕其德而  
稱桂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相類  
曰桂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相類  
雁沼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  
間有鶴洲亮渚檀藥竹連拳桂枝相鬱雁池  
廣雅云沼池也檀藥竹連拳桂枝相鬱雁池  
園梁孝王園也玳瑁筵琉璃盃曹植坐廚人進瓜  
帝戚部 諸王

植命為賦促立成辭曰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憑形  
玉之凡酌縹碧之樽鮑昭淮南王宮使曲曰淮南王  
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丹  
玉盤牙作盤金鼎玉七合神丹  
記曹植詩曰調雞東郊美酒走馬長楸間觀者咸稱善衆  
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宋玉高唐賦曰  
昔者楚襄王遊於雲  
勞之臺望高唐之觀  
宮承乾殿齊王居武德殿與上臺東宮書夜往來  
宗勅魏王泰入居武德殿魏徵言王為陛下愛子欲安  
全之不當使處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  
之西願罷之成王以龍為懼之美帝悟乃止  
五王宅  
十王宅初睿宗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  
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中  
波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  
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西南置樓其西  
子幼多居禁內既長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居號十  
王家令每進膳引詞學士入授經書謂之侍讀  
百

孫院 維城庫 唐書曰又諸孫多則於宅外更置百孫  
於宮側 禁中置維城庫以給諸王月俸諸孫納妃嫁  
女就十王宅太子不居東宮處乘輿所幸別院此承平  
制 睦親宅 親賢第 室邸第散居京師燕集非便當  
云 建大第以處之詔以玉清宮地為潞王等宅賜名睦親  
又秦悼惠王之第賜名廣親 宋史曰吳王顯英宗睦親  
子也自熙寧以來顯慶請居外章上輒却至元祐初乃  
賜咸寧坊第一區榜曰親賢第與弟顯對車駕借三宮  
臨幸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帝篤  
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  
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  
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歸於道皆可  
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接禮義自勝衣以上類皆有  
弟王讀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類皆有  
成人之風朕甚嘉 第宅豐大 服膳異等 曰後魏清  
河王憚親王中更有名行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  
樓出凌雲臺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土山釣臺冠於當  
帝戚部 尚監頁為卷六十 諸王

世斜峯入臚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塔叢花藥唐書  
曰高宗即位詔魏王泰開府置僚屬車服膳羞異等

作假山請脩府宋史曰充王元傑好學善為詞工草  
隸飛白建樓貯書二萬卷及為高樹

遊息之所常作假山既成置酒召僚屬觀之翊善姚坦  
獨類首不視元傑強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言州

通考曰崇王封汝寧嘉靖假山實租稅所為耳續文獻  
萬七千兩工部言親王脩府例役

復道宋史曰孝宗嘗欲為嗣秀王廣其居並湖為複閣  
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並湖複閣飛橋

三子政和八年廷策進士唱名第一母王妃方有寵遂  
超拜太傅仍提舉皇城司出入禁省不復限朝暮於外

來作飛橋複道以通往原忘憂觀思仙臺西京雜  
曰淮南王劉安好神仙黃白之事於是八公乃往迎之

賢士與共報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魏曰王必欲求士請  
以魏昭為始况賢於魏者豈遠千里哉康衢碣石

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鄒行如燕能致天下賢士也  
下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賜田置醴

善賜雲夢田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命諸大夫景差唐勒  
宋玉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命諸大夫景差唐勒

疲清夜遊西園唐宋應劉云公予敬愛客終宴不知  
飛蓋相追隨唐宋應劉云公予敬愛客終宴不知

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遊梁趨燕漢書曰  
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遊梁趨燕漢書曰

如會景帝不悅文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人嚴忌夫  
帝戚部諸王

諸王

諸王

居數歲乃著子虛賦 史記曰燕昭王師事郭隗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是以士爭趨燕

**先擁篲 不及履** 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碣石宮

葛洪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好儒學兼該占候方術作內書言神仙黃白之事名鴻寶於是八公乃往八公初

請門鬚眉皓素門吏先密以聞安門吏自以意難問之言畢八公皆化成十五童子雲髻色如桃花於是門吏

驚竦以白王王聞之不及履 **曳長裾 飛廣袖** 初學

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 陽上吳王書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

咸集聖人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

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忘憂之

觀集諸遊士各使為賦鄒陽為酒賦曰哲王臨國綽矣

多暇召幡幡之臣聚蕭蕭之賓錦綺為席犀璠為鎮曳

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 **增 傾意賓客 賓接宮僚** 平

御覽曰齊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

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 宋史曰益王頽賓接宮僚歲

滿當去 甄奏留 文學著書 佳賓滿席 唐書曰蘇勗

賓客著書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顏穎記室參

軍將軍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括地志士有文學者多

與焉 天中記曰北魏清河王懌愛賓客重文藻至於

清晨明景騁望南臺芳醴盈壘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免

園之遊 陳思 **講道論文 酌酒賦詩** 續文獻通考曰

第十一子最有賢德沉志學問受命闕武於中都比至

首開西堂以讀書自娛每暇即召儒士探討經史商榷

異同沉潛殆忘寢食時翰林編脩李叔荆掌中都國子

監事大被親寵每召蘇伯衡等與叔荆入西堂講道論

文無虛日 唐書曰岐王範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

為盡禮與閣朝隱劉延琦張諤鄭繇等善酌酒賦詩相

樂 與山人交 與布衣交 翰苑新書曰會稽孔璋家

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而意在青雲 唐書曰鄧

康王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為布衣交

以上 帝成 諸王

諸王

諸王三

**原**始封為王

史記云自漢帝子弟始封為王適子襲父位為王也

推恩分邑

史記

王子侯年表云制誥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

鎮天下

漢書云荆王劉賈高祖從父兄也知其初起時漢王

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

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

同姓以鎮天下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

劉賈為荆王王淮東

也子

擬於天子

三公

漢官解詁云諸王

置金璽蓋綬

金璽朱綬

掌治其國也

御史授璽綬

侯王之儀百官會

尚書名尺一

位定御史授璽綬

名王公及位班王公

者皆用

賜策申戒

漢書齊懷王傳云齊懷王閔與燕

尺一

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

御史大夫張湯廟立子閔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閔受茲

家社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

戲保國又民

保國又民

可慎與

齊拜三子

武同日

連城數十

四縣

戶皆五萬

為郡王皆

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子弟其誓曰使黃

鎮衛九服置兵三十

河如帶泰山如礪

去丞相

服曰下列上樹藩鎮衛九

皆以郡為國

石去丞相

帝為諸侯王國置吏

帝成部

皆以郡為國

諸王

諸王

諸王



魏志云明帝太和六年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太守為內史也 改守為內史 王隱晉書云

不治民 諸侯王表云景帝時吳楚七國作 仁惠謙

約王隱晉書云齊王同字景 剛毅慷慨 後漢四王傳

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

帝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

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續召諸豪傑計議

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今早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

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 雅有智慧 東觀漢記云東平

有智 雅性嚴恭 稱長好經書雅性嚴恭 按攸特為

文帝所寵愛每見似輒撫牀呼其小 畏事慎法 後漢

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廟嘗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勒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驅

行德尚義 王隱晉書武帝紀云永康元年秋八月朔

夙夜滋恭 東觀漢記云北海敬王睦尚義貞心云云

地財賄結歡由是宿 年少果銳 晉書云楚隱王瑋字

德名儒造門者陸沉 年少果銳 彥度武帝第五子也

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中軍侯加侍中行太子少傅

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年少果銳多立威刑朝廷

之忌 戚屬有名 王隱晉書齊王同傳云 中外所宗 晉

東海獻王越字元起有令名謙 諸國儀表 王隱晉書

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 宗室儀表 漢書云

朝武帝歎願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

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聰敏畏慎 貞謹恭聰敏畏慎上以開小弟特親友愛

聰達恭謹 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數上書讓東海又

帝戚 諸王

因皇太子固辭上不送終竭哀後漢書制詔大將軍

許以章宣示公卿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事

哀毀過禮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

受拜流涕溫所忌表晞廢王徙新安郡受拜流涕

重行喪制後漢書東海恭王疆傳云永建二年封曾孫

於骨肉王睦性孝友篤於骨肉

敦尚經術續漢書宗室四王傳云

善為文辭漢書淮南王安傳云武帝

難問應聲而對魏志鄧哀王冲

著文論王隱晉書扶風武王駿傳云駿幼聰慧年

親驪姬之讒晉侯疑中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

白虎殿後漢書云陳敬王羨博涉經書

求絕常賜晉書云齊獻王攸表相秩足以自供

帝服部崇監類書卷六十一

善為文辭漢書淮南王安傳云武帝

好學博通書傳北海敬王睦敦尚經術

難問應聲而對魏志鄧哀王冲

著文論王隱晉書扶風武王駿傳云駿幼聰慧年

親驪姬之讒晉侯疑中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

白虎殿後漢書云陳敬王羨博涉經書

求絕常賜晉書云齊獻王攸表相秩足以自供

帝服部崇監類書卷六十一

善為文辭漢書淮南王安傳云武帝

好學博通書傳北海敬王睦敦尚經術

難問應聲而對魏志鄧哀王冲

著文論王隱晉書扶風武王駿傳云駿幼聰慧年

數受賞賜 後漢書附太子英傳云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

賜 好辟名士 王隱晉書云齊王攸好辟 盡從傅相

漢定陶王入朝盡從傅相 中尉時中山王亦來朝獨從

千石故盡從問 結民心 晉書云齊王攸在國仁化

傳後意 魏志鄧哀王傳云太祖寬俞太祖曰此我之

不幸汝曹 輕財愛士 尚書云河間獻王好清 側身

下士 王隱晉書云長沙王又 租秩賑昆弟 後漢書云

租秩賑給諸父昆弟 親待隆諸弟 魏畧云趙王幹一

因遺令語太子言此兒 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

待隆於諸弟 容貌美 魏志云鄧哀王冲容貌姿一形

狀美 晉書云成都王穎字章度形美而神昏不知 出

則同車 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入朝景帝使持

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 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

迎答拜 後漢東平王蒼既至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輦

過禮情志不 高選參佐 王隱晉書云梁王彤宣帝子

寧上疏辭之 自選長吏 又齊獻王攸傳云詔議藩王令自選

尉校 獨留京師 東觀漢記中山簡王傳云焉 皆留

報上不 京師 後漢書云陳敬王羨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

王乖離 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 萬 黃門侍疾 後漢

帝威部 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 小 太醫侍疾 魏志云

年秋中山恭王哀得疾病詔遣太醫膏腴大國漢書景十三  
侍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卑濕貧國漢書景十三  
王傳云梁孝王武最親有功卑濕貧國漢書景十三  
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使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  
定王發以母唐姬故程姬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  
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  
以孝景前二年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  
食租且餓東觀漢記明帝帛布單衣漢書曰趙敬肅  
千石至彭祖衣帛增備物典策晉齊王攸出傳嫡  
承襲宋史曰神宗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  
恩禮太常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  
一人封公繼襲今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  
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扶  
皆子孫傳嫡者承襲合依禮令傳嫡承襲制曰可太子  
下諸王與諸王同席尊卑無別是時上下莫之是正太子

尉趙熹乃正色橫劍殿出為刺史唐書曰睿宗時太  
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姚崇與宋璟請與親王等  
成器等分典開廡禁兵姚崇與宋璟請與親王等  
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壹人心大都督總制南昌  
堂別集曰明太祖時皇姪文正以大都督總制南昌  
陳友諒後雖以驕奢致殞而念親念勳上實不忘故其  
子守謙雖封郡王冠止七旒祿止二千石而特設內  
外承奉長史等官城莊田宗社之類與親王等  
與諸王埒侍史曰德昭子惟吉太宗即位猶在禁中日  
至道二年授閩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馬高他國一  
服賜子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不及也高他國一  
階也少而閑覽曰宋建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雞籠  
山盡山水之美建授官俱一品授官明初文集曰親王  
平國高他國一階授官俱一品授官明初文集曰親王  
僉書樞密院事特拜大都督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  
王為左右宗人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俱正一品  
與宰相分班居右五代史曰後唐明宗時皇子秦王從  
帝戚部崇監領為卷六十一諸王

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  
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  
時元信封廣平郡王與兄衛王德  
宰相宜班親王上宰相之任實  
懇請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  
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  
等無固安定世封孫從式為熙  
讓也一年詔曰太祖皇帝創業  
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勿絕  
之有司其員外郎王居正言  
襲封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  
當襲封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  
五人燕王德昭之後秦王德  
靖難後皆罷朝特置山別集  
尊且賢勅來朝復護衛以時  
矣山按察使濛請復護衛以時  
朝師防微杜漸諸盛衰也朕  
惟冀憲王瞻塔為英宗叔父及  
上太感悅特許入朝賜御書遣  
夏時齋奉勅符迎請再朝復如  
密驛咨逮得唐書曰太宗時吳  
咨建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  
元軌練故事齊賢曰是吾等及  
有曰美譽自應輝耀文章宗誠  
手調藥宋史曰周王元儼仁宗  
至卧內手調藥屏人與語久  
等奏事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  
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  
之主拜上亦答拜焉同堂燕  
帝威始正君臣之禮焉

載悠悠之懷能不與思其令諸  
及宗室公侯各將嫡子一人來  
宣德初許漢趙二邸入臨大行  
惟冀憲王瞻塔為英宗叔父及  
上太感悅特許入朝賜御書遣  
夏時齋奉勅符迎請再朝復如  
密驛咨逮得唐書曰太宗時吳  
咨建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  
元軌練故事齊賢曰是吾等及  
有曰美譽自應輝耀文章宗誠  
手調藥宋史曰周王元儼仁宗  
至卧內手調藥屏人與語久  
等奏事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  
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  
之主拜上亦答拜焉同堂燕  
帝威始正君臣之禮焉

諸王

諸王

諸王

諸王



成丰安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自幼喜讀書  
 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切劘自號樂善居士  
 有文集 **不建假節** 唐書曰穎王璣喜讀書好文辭安  
 行於世 **不建假節** 唐書曰穎王璣喜讀書好文辭安  
 不及受節司馬史賁請建大梁蒙油囊先驅 **不言宮**  
 以威道邀笑曰既為真王矣安用假節為 **不言宮**  
**禁** 宋史曰允成子宗保出後昭成太子為孫宗保生二  
 帝親為中其首久之歸本官性仁恕主藏吏盜米至千  
 斛貫不問嘗書忍字於座右以為戒及卒神宗臨奠其  
 子仲鞠泣曰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自言 **忠孝為藩**  
 帝感悼優贈清難軍節度使新平郡王 **忠孝為藩**  
 明蜀獻王椿嘗揭忠孝為藩四字 **忠孝為藩**  
 以自警 唐王植 忠孝為藩四字 **忠孝為藩**  
 考曰楚王孟煥天性孝友小心畏義以故靖難初不被  
 譴責所著樂善堂記求放心論無妄齋說等篇以自省  
 覽 **毀瘠三年** 太平御覽曰後魏彭城王勰生而母潘  
 乃毀瘠三年 **疏布終身** 唐書曰魏徵嘗言霍王元軌  
 不參吉慶 **疏布終身** 唐書曰魏徵嘗言霍王元軌

益厚及高祖崩去宮毀瘠甚服除遂 **晝夜哀號** 宋史  
 蔬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書不食 **晝夜哀號** 宋史  
 昭子惟吉字國祥生甫彌月太祖命輦至內廷擇二女  
 媼養視之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為的俾之戲射十  
 發八中帝甚奇之常乘小乘輿及小鞍馬命黃門擁抱  
 出入常侍太祖崩惟吉纔六歲畫哀號孝章皇后慰諭  
 再三始 **偃廬柴毀** 唐書曰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貞  
 進饋粥 **偃廬柴毀** 唐書曰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貞  
 就墳躬時松柏偃廬柴毀 **誦蓼莪必涕泗** 惟吉性至  
 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嘉歎 **誦蓼莪必涕泗** 惟吉性至  
 后撫養備至親為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  
 器用賜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像服玩  
 泗交下宗室 **語平生輒掩泣** 宋史曰東陽郡王宗悌  
 推其賢孝 **語平生輒掩泣** 宋史曰東陽郡王宗悌  
 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 **懼憂其母** 唐書曰嗣曹  
 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 **懼憂其母** 唐書曰嗣曹  
 太妃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間走蜀謁明皇後為  
 衡州刺史為觀察使還劾潮州會楊炎為宰相知臯  
 直復用為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臯懼憂其母出則囚  
 帝入則衣冠言貌如常及為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

言其 憂念不食 周恭肅王元儼事母至孝

不食 為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終身悲 請如心

喪禮 宋史曰吳王顯初居英宗喪乞解官終制以壓於

請如心 喪禮而情文缺然若可乎 十行俱下 南王齊

覆讀書 十行俱下 一覽便誦 衡陽王昌武帝子也性

郡杜偉之授昌經 閉閣讀書 霍州刺史唯閣讀書

長史司馬 采錄規諫 治原十五卷上曰宗諤采

錄存規諫 亦宗室之良也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源

郡王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命勗與 耶律迪越 掌之勗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下十帝 錄為三十卷上之熙宗親射虎獲之勗 永侍

射虎賦 上悅能以本國字為詩文大定間詔曰太師勗

諫表詩文 甚有典則 焚

香齋茗劇 談古今 子也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為詩

工真草書 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詠初宣宗南遷

遺居 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穀蔬飯

不聽客去 樂 安城撰述 學術新書曰安城王秀精類

苑書未及 畢 寧王審音 唐書曰明皇時涼州獻新曲

而巳行 於世 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

憲言曲 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

犯上 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

日有 播遷之禍帝默然及 鄙桂 翰苑新書曰鄱陽王

安史 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紀越 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好

帝子 銷好文章鏢好 紀越 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好

帝威 部 稱好文章鏢好 紀越 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好

帝威 部 稱好文章鏢好 紀越 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好

帝威 部 稱好文章鏢好 紀越 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好

帝威 部 稱好文章鏢好 紀越 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好

帝威 部 稱好文章鏢好 紀越 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好

帝威 部 稱好文章鏢好 紀越 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好

帝威 部 稱好文章鏢好 紀越 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好



號紀越皆 唐太宗子 聞笛音 唐中山王瑀寧王憲次子為特進  
他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 奏琵琶 唐書曰  
崑崙奏琵琶曰自下逆鼓曰自是未可彈五十四絲  
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自是未可彈五十四絲  
行履有類寒素 翰苑新書曰齊始興王鑑性甚清為  
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嘗歎云始 居室不庇風雨 嗣吳  
興王雖尊貴而行履有類寒素 居室不庇風雨 推讓天下  
代宗時為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性介直 推讓天下  
唐書曰明皇以寧王憲實推讓天下有 復歸藩邸 史  
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諡讓皇帝 復歸藩邸 史  
曰晉王甘麻刺裕宗長子日侍世祖未嘗離左右畏慎  
不妄言言必無隱至元中奉旨鎮北邊及世祖崩晉王  
聞計奔赴上都諸王大臣咸在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  
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母弟鐵木兒仁  
孝宜嗣大統於是成宗即位而晉王復歸 姿貌魁  
藩邸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為朝廷所重

壯太平御覽曰後魏水昌王健姿貌魁 眉宇秀整 唐  
曰汝陽王璿寧王憲子也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 武  
帝愛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海梁涉等善 武  
藝英姿 翰苑新書曰北齊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  
廣穎豐頤 宋史曰周恭肅王元儼廣穎豐頤嚴毅不可  
進止恂雅 金史曰周恭肅王元儼廣穎豐頤嚴毅不可  
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 音 眉目秀聳 續文獻通考  
清亮善應對上嗟賞久之 音 眉目秀聳 續文獻通考  
太祖第三子王聰明英統眉目秀聳美鬚髯顧盼  
有威容嘗學文於學士宋濂學書於錄事杜環 呼  
名止啼 翰林新書曰宋燕王有盛名於天下中外皆  
分朋角勝 山堂肆考曰唐高宗上元元年上御翔鸞閣  
周王顯主西別角勝為樂部處後諫曰二王春秋尚少  
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朋 諸王  
帝成 諸王

所遠識非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帆檣鵲巢太平御  
 南陽王和為被遣長沙行過無湖有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  
 憂慘以為禍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  
 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當城門酌輶建寧王  
 復國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使當艱難時首定大  
 謀於中與帝有功進謚承天皇帝遣使迎喪彭原至城門  
 喪輶不中帝謂李泌曰豈有恨邪卿往祭之以朕意  
 且卿及知彼難定策者必為挽詞二解追述倭志命  
 乃行觀者皆為垂泣原大脩宮室東觀漢記曰濟南  
 大脩宮室起內第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雅好宮  
 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遊觀無節以太后遺金  
 室又琅邪孝王京傳云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  
 銀賜京京好脩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  
 故容之同起義兵趙王倫收鞋酒數凌侮弟同以兄  
 及弟北海王實繫廷尉常誅開東第晉會稽王趙

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好氣力漢書江都易王  
 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好狗馬聚類好射獵漢書壯大就國  
 宮館招四方豪好狗馬聚類好射獵漢書壯大就國  
 傑人辭畧博學好經書雜說好射獵漢書壯大就國  
 星曆數術優射獵之事好逸遊漢書武王傳  
 大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好聲色後漢任  
 安傳云安性為吏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好為吏  
 輕易好聲色好為吏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好為吏  
 師古曰機俗也字或作畿淮南子曰好遊俠後漢  
 荆人鬼越人畿機祥總謂鬼神之事也好遊俠後漢  
 楚王英少時好遊俠通齋戒祭祀距諫飾非漢書云膠  
 節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距諫飾非漢書云膠  
 足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距諫飾非漢書云膠  
 就以飾非智通姦犯法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帝即位  
 就國壯大巧佞卑諂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帝即位  
 奢泰驕佚東觀漢記云阜陵質王傲狠不法後漢書  
 帝感部尚監貢白卷六十一諸王

孝王開薨于惠王政 驕淫犯禁 漢書云常山憲王舜

嗣政傲狠不奉法憲 私聘小妻 後漢宗室五王傳云趙王

犯禁上常寬之 好內多子 漢書景帝居喪私聘小

妻又白衣步出司 好內多子 漢書景帝居喪私聘小

馬門坐削中丘縣 作圖識 後漢書云永平中有司奏楚王

好內有子百 秩置諸王公將 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 使祝詛漢

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 廣陵王胥傳云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覬欲心而

楚地巫覡胥傳云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覬欲心而

須何等數賜子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 作節綬漢書

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 漢書四燕刺王旦建

三王傳云江都王建 建鼓車 漢書四燕刺王旦建

漢使節二十緩千餘 刻皇帝璽鑄將軍印 多恐誅與其後成光共使越婢

下神祝詛作治黃屋蓋 環城過市入獄視囚 漢書景

刻皇帝璽鑄將軍印 多恐誅與其後成光共使越婢

傳云常山獻王舜薨太子勃嗣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

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張騫驗

問逮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毆擊答掠擅出

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上曰勃無良師傳不忍致誅有

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以 詔削四縣 漢書云濟北王子

古輒或參預被席御婢姦終 貶食一縣 後漢書云乘貞

王惺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 入朝墮馬 漢

文三王傳云梁懷王楨文帝少子也 好詩書帝 上車

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 因障馬死 上車

折軸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臨江閔王榮三歲坐侵廟壞

車廢江陵父老流涕 廢為庶人 又文三王傳云梁共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廢為庶人 又文三王傳云梁共

以民禮 諸呂女妒讒於太后 誣以罪過 召趙王至置令

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勿忍廢為庶人 徙房陵國除 葬

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桓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 葬

帝戚部 諸呂女妒讒於太后 誣以罪過 召趙王至置令

帝戚部 諸呂女妒讒於太后 誣以罪過 召趙王至置令

衛守之弗與食過 不食而死 漢三王傳云淮南厲王  
公勇此乃不食而死 以綬自絞 漢書武帝曰誰謂乃  
故至立是為孝昭帝賜諸 髮紛紛骨籍籍 漢書武帝曰  
太子書曰得書以綬自絞 左將軍上官傑等專為燕王謀反皆伏誅且聞之自歌  
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紛紛何廣廣兮固知國中  
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兩渠間兮君子獨安  
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曰漢王高祖賜封青州願常  
**增**留侍明紀事本末曰漢王高祖賜封青州願常  
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托故  
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留侍之言始  
非實意青州之 專殺唐書曰長樂郡王幼良天資暴  
命更不可辭 帝怒曰盜信有罪王而 鷹視五代史曰後  
者輒殺之帝怒曰盜信有罪王而 鷹視五代史曰後  
榮於諸皇子召宗室即朝堂杖之百 鷹視唐明宗子從  
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

之徒日逞其心 狙詐明紀事本末曰漢王高祖賜封青州願常  
若龍鱗者數片自請天策衛為護衛曰唐 酣寢宋史  
太宗天策上將吾英武豈不類世民乎 唐 酣寢宋史  
原郡王允良仕至太保中書令好酣寢以日為夜由是  
一宮之人皆晝寢夕興及薨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謚曰  
榮 庸迷 唐書曰滕王元祥性庸迷所至營財產無  
不願行時語曰寧向廬 舉孝行 明紀事本末曰寧王  
崖振白不事江滕向廬 舉孝行 明紀事本末曰寧王  
今南昌生徒保舉孝行 舉孝行 明紀事本末曰寧王  
事武宗見奏驚曰百官賢當陛寧王巡按御史王金奏其  
我何邪 盜美名 遊道公卿常與齊博偽巧於宦使傾下  
嗜利者多得其歡 蒙虎怖官屬 魏官屬尤嫚使奴蒙  
心故少盜美名 遊道公卿常與齊博偽巧於宦使傾下  
虎皮怖其參軍陸英 彈人觀走避 唐書曰滕王元嬰  
俊集死因大笑為樂 彈人觀走避 唐書曰滕王元嬰  
喪集官屬所過為害以九彈人觀其走避以為樂 漆  
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九彈人觀其走避以為樂 漆  
帝威部

尚書通考卷六十一

諸王

漆

皮為船明紀事本末曰高煦私造兵器及漆皮為船教  
太子力為營救乃削宮奴擊刺齊王元吉猜鷲好兵  
護衛遷山東樂安州手搖泰山等發兵反引騎徇邑聚野  
被甲習戰相擊  
刺死傷甚眾  
人為君狀曰上親平寇難土地甲兵不勝計今王以數  
千人為亂猶一手封書曰永王璘少失母肅宗自養視之  
殺意闕江左  
鎮璘至江陵時江淮相賦鉅億萬所在山委璘生宮中  
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強遂有闕江左意會吳郡採訪使  
李希言平牒璘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  
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邪乃遂舉兵反後兵  
敗為皇甫  
仇所殺  
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有司言元  
禮無所考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鞬以  
車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見亦如之從榮  
大宴元帥府又請嚴衛抹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先後榮

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懼大臣見從榮  
神呼老  
天子夏明紀事本末曰慶府安化王真鑄素有逆謀與寧  
鵬子真鑄見真鑄輒呼老  
天子給麻二車皆貪黷帝常賜諸  
王綵五伯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  
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  
賜絹二百  
自娛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純甘  
梁肉放於聲樂以  
二然不自克也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唐書曰  
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記室參軍  
榮九思為詩刺之云云元吉見之弗悟也  
實明紀事本末曰宣宗親征擒高煦還駐蹕獻縣之軍  
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義夏原吉以山言諭  
之皆不取異議楊榮請先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  
罪而大帥奄至可擒也從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  
須有實大地鬼神其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  
帝賊部  
開盤頁內卷六十一  
諸王

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衛責所繫漢府人狀  
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惠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  
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往見蹇義夏原吉義原言曰上意  
已定何能中沮且即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為今計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  
體亦正矣義原言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  
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謂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千今上  
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  
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揚薄亦與士奇意合薄  
曰吾二人請入見上言兵必不可移榮聞薄言即趨入  
見薄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  
蹇義夏原吉義原以士奇言白上不解然亦不復言移兵  
矣  
思保全之  
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護衛且請拘趙王  
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論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  
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羣言上  
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  
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  
尉廣平侯表容左都御史劉觀齋以示之使自處士奇  
曰更得壘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

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  
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諸王四

**原詩**宋劉孝義行過康王故第苑詩曰入梁逢故苑度  
薛見餘宮尚識招賢閣猶懷愛士風光靈一起遠衡館  
亦蒙龍洞門餘舊邑甘棠留故叢送禽悲不去過客慕  
難窮池竹徒如在林臺曖已空遠橋隔樹出迴澗隱崖  
通芳流小山桂塵起大王風具物咸如此是地感余衷  
隋薛昉巢王座分韻得餘字詩曰平臺愛賓友逢掖  
齒簪裾藉卉懷春暮開襟近夏初嫩枝猶露鳥細藻欲  
藏魚舞袖臨飛閣歌聲出綺疏莫慮歸衢晚馳輪待興

餘 于仲文答譙王詩曰梧臺開廣宴竹苑列英賢景  
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折角揮談柄重席吐言泉武騎  
初攜翰文學正題鞭玉徽調綠綺散沈青田晚霞澹  
遠岫落景藻長川未陪東閣賞獨詠西園篇 唐褚亮  
和望月應魏王教詩曰層軒澄皎月流照滿中天色共  
梁珠遠光隨趙璧圓落影臨秋扇虛輪入夜筵所欣東  
館裏預奉西園篇 李敬元奉和別魯王詩曰綠車旋  
楚服丹驛行秦川珠臬轉歸騎金岸引行旃一朝限原  
隰千里聞風煙鴛喧上林谷鳧響御溝泉斷雲移魯蓋  
離歌動舜絃別念凝神宸崇恩洽玳筵顧惟慙叩寂徒

自仰鈞天 又奉和別越王詩曰飛蓋迴蘭坂宸襟佇  
柏梁別館分涇渭歸路指衡漳關山通曙色林籞遍春  
光帝念紆千里詞波照五潢 楊思元奉和別魯王詩  
曰元王詩傳博文后寵靈優鶴蓋動宸眷龍章送遠遊  
函關疎別道灞岸引行舟北林分苑樹東流溢御溝鳥  
聲含羽碎騎影曳花浮聖澤九垓普天文七曜周方圖  
獻雅樂簪帶奉鳴球 張大安奉和越王詩曰盛藩資  
右戚連萼重皇情離襟愴睢苑分途指鄴城麗日開芳  
甸佳氣積神京何時驂駕入還見謁承明 劉禕之奉  
和別越王詩曰周屏辭金殿梁驂整玉珂管聲依折柳

琴韻動流波鶴蓋分陰促龍軒別念多延襟小山路還起大風歌

**增**唐杜甫贈汝陽王璵詩曰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翻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竒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長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壘臨極浦鳧雁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

井水簷動玉壺冰瓢飲惟三徑巖棲在百層謬持蠹測海况挹酒如澗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又寄漢中王詩曰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其二曰羣盜無歸路衰年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 又絕句曰雲裏不聞雙雁過掌中貪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其二曰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 又滕王亭子詩曰

帝戚部

淵鑑類函卷六十

諸王



君王臺謝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  
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  
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增制**唐蘇頲封衡陽郡王成義為申王等制曰門下古  
者帝王受命以臨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所由來  
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衡陽郡王成義等敦詩執禮本  
仁祖義名教之樂得自幾深溫良之容發於忠孝晨趨  
魏闕則望掩軒霞夕賦曹園則思含澄景朕祇奉曆數  
旁稽載籍克輔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為唐藩故能帶  
河礪岳分膺往命咨爾眷與可依前件仍各實封一千

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又上官儀冊號王鳳為青州  
刺史文曰翦商胙邑寵秩盛於隆周懲秦錫社徽名崇  
於有漢况乎爵窮五等榮總六條乃茂德之攸升固非  
賢之罕擇泌州刺史上柱國號王鳳履局端嚴襟神秀  
整道光懿威望重宗維恭慎之心符小言而緝譽虛凝  
之度包大雅而揚聲體備剛柔藝殫文武騰芳桂嶽動  
貞韻而鏘金寫照荷池嚮清文而振玉若迺淄源迴跨  
岱址斜臨人被萊風俗兼齊舊布中和之化申簡惠之  
風觀政所先建邦斯在是用命王使持節青州諸軍事  
青州刺史勳封如故往欽哉王其克邁十倫稽往賢之  
帝戚部

峻躅勤宣九德蹈前哲之英規絕浮競之津廣真淳之  
路光昭淑問可不慎歟 又陸宸封棣王虔王沂王遂  
王制曰門下我國家奄宅中區光啟祖業析珪胙土惟  
親與賢故本根茂而枝葉榮王室尊而藩屏壯肆予眇  
末叨獲纂承爰稽典謨用建邦土第三男昶星辰毓瑞  
岳瀆降靈早彰岐嶷之姿克稟徇齊之度第五男禊龜  
龍應瑞鷗鷺凌空溫恭自得於天和穎悟實由於神賦  
第六男禔璆琳挺秀鸞鷲呈祥爰當好弄之年雅號夙  
成之器第七男禕珠璣耀彩箇籥含貞風神潛茂於端  
莊質性已彰於惠敏而皆生知孝敬志樂文儒問安靡

曠於晨昏稟訓每由於詩禮智有刻舟之妙辯多對日  
之奇是宜分以白茅錫其朱邸叶犬牙於漢制光麟趾  
於周詩厭次名邦境連於齊魯南康粵壤上接於荆吳  
琅邪廊儒素之風遂寧實阜殷之俗咸稱重地各服徽  
章於戲器以琢成道由學顯勉稟君親之敬敬承友傳  
之規勿追平樂之歡無好任城之勇懋建厥德永享於  
休

**增**手詔金章宗賜豫王永成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  
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  
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

用是起之苦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薦  
更蕞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  
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  
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  
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  
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  
閑之小誠欲成終始之鴻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  
今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  
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為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

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  
素不工詞翰臨文章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

**增**手書明英宗賜襄王瞻墻手書曰姪御名奉書叔父  
襄王承諭具采尊意所以惡景諱之僭分而嘉姪之復  
位及曩有陳言慰安章初未嘗達皇太后所蓋為景諱  
之所蔽匿也今已於景諱宮檢而得之姪親覽之再三  
深見叔父忠愛之誠發於讜論抑邪扶正防微杜漸無  
非為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也叔父二  
章亦即金滕之書之比也皇太后聞之感歎不已承昇  
綵雲捧日玉帶謹以領訖叔父云欲親行朝見本不敢

煩遠來第念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於情於誼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太監夏時齋奉勅符及書迎請即時氣候清和叔父宜從容就道宮眷世子郡王宜留藩邸其當從行之人亦隨尊意帶來竚俟其至惟叔父亮之

出翁山堂別集

**原**碑梁沈約齊司徒安陸昭王碑曰稷契身佐唐虞功大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都會殷

章提封百萬全趙之衮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鶩舊吳作守東楚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襟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鄠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閩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存以戎謁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至公以奉上明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闡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凡我僚屬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殷

五曜入房亦白其馬服襄周王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  
夏逾漢政成暮月 北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曰公分  
氣氤氳稟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石莫之方委  
水不能喻山瀆效神辰昂降德自天攸縱鬱為時宗墻  
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  
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干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參遊銅  
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室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  
為論受詔成文碧雞自口靈蛇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  
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僚右道被生民惠漸  
萬物鬱為雅俗之表我成社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已

非其倫管子光照鄰國執云能擬方謂膺茲多福降此  
永年奪搏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  
岱宗之盛禮而羣飛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實日  
銷崑岳既毀玉石俱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萬源  
落落千仞我有微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登山躡  
躡緹袞絳帳韋編尋微啓奧敷理入元天地或終山河  
匪壽昔曰先民誰堪長久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  
行是為不朽 **增**唐張說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  
曰昔高祖之起唐侯革隋命太宗之威四海正萬邦作  
藩帝家用建王國二十一族堯之昭也十有一宗文之

穆也王諱琮字某文帝之孫紀王之子龍種異品鳳毛  
秀色仁義天啓德威日就學無不探藝無不究總角封  
義陽郡王弱冠拜歸州刺史遭王運中微投於南海書  
稱大去憫失土之諸侯禮不逃誅議無辜之王子某年  
月日邁六道酷吏薨於桂林之野春秋五十神龍之初  
興廢繼絕追贈陳州刺史王生不得志歿受遺榮季子  
豫州刺史行休髻毳羈旅托身炎厲貌是餘慶歸然獨  
存泣血上請迎喪遠裔開元四年二月至桂州王同氣  
三人往皆遇禍殞殮無主封樹缺如歲月茫茫盡為野  
草問鄰母而失處訪樵童而莫識議者以為不可復得

宜招魂而改葬行休拊心蒼昊誓不徒還乃掃亭館設  
地席潔齋懇惻覲乎幽報遂頻夜髣髴曲示其端夢王  
乘舟舟分為兩旣而適野見東洲中斷因忽悟焉陰隱  
微明率此類也又靈堂鎖莖一夕自屈管上有三指凹  
迹一竒二並其旁鐵生文理布列成卦衆駭其異使善  
易者張法著之曰屈者於文為尸出指者於義為指縱  
一竒二並三殯近闕若引過上揆之可以察先王之心  
矣考夢協卜定處刻辰以其月二十八日於桂城東洲  
發見神柩舉體咸備而一節闕焉行休甚痛惋若身毀  
裂其夜又夢王告在南洛州厥明直舊殯而南十有九

步沙洲痕下掘而得之安合如故他日北郭之外又并  
收二叔父焉於是乎驗著之有徵也子子三旒連軸歸  
飛遥遥百越經途瞻歎零桂人士以爲美談夫至孝潛  
通精魄昭應虛無之見推步而有窈冥之體尋求而致  
雖前誌所詳未有幽感反覆若斯之昭晰矣以某年月  
日陪葬於昭陵柏城妃汝南周氏祔焉禮也妃以王故  
薨於掖宮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唯有  
崔氏女扉履布衣往來供饋徒行悴色傷動人倫中外  
咨嗟目爲勤孝王之二子配在雋州及六道使之用刑  
也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

行遠乞代兄命旣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爲死  
悌君子謂勤孝者仁之厚也死悌者友之難也感神者  
誠之至也此三者有以見義陽之義方賢妃之內訓繼  
體之崇德夫如是淳美上歸乎本朝盛烈延耀乎邦族  
安可闕而不飾碑版無文而已哉銘曰高丘白雲維堯  
大理函谷紫氣維周柱史百代福流千齡運起富有海  
內貴爲天子聖帝才子於穆紀王賢王祚胤倬哉義陽  
慎徽九德九德有常允釐三郡三郡以康明夷於飛丹  
崖之下梁木其壞桂林之野不識阡陌無存松檟于以  
求之人莫知者哀哀孝子眷眷靈夢語妙常閤文微甄

仲南洛占從東洲億中舊窆移偏新棺改贈既克返葬  
亦附山陵卜云其吉神心允憑人非地是迹謝名稱青  
青松柏不顯不承

**原墓誌**齊王融豫章文獻王墓誌銘曰領袖傾淪人綱  
弛沒半嶽摧峰中河墜月眷然曉隧如何夜臺鯨駮惋  
慕葆吹徘徊千秋萬祀顧有餘哀 謝朓鬱林王墓誌  
銘曰綠車旖旎翠蕤掩映癸貳歲良臨桃弛盛毀德歸  
桐棄尊居鄭 又海陵王墓誌銘曰景祚云及多難攸  
啟載驅軫轄高闕代邸西光已謝東龜又良龍燾夕儼  
葆挽晨鏘風搖草色月照松光春秋非我曉夜何長

梁簡文安成蕃王墓誌銘曰許氏猶龍荀家鳴鶴豈如  
宗子分聯華萼對策雲臺觀書麟閣官美登朝文高入  
洛得意琴書忘言丘壑 任昉撫軍桂陽王墓誌銘曰  
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綠圖丹紀金簡玉筐世載台鼎地  
居魯衛沛易且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憩 沈  
約丞相長沙宣武王墓誌銘曰山岳鎮地日月麗天鄰  
幾者庶亞極稱賢幾幾哲人實維天縱德基內美功成  
日用亦既東轅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  
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痛銘元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寬  
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陳徐陵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銘曰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  
之盛中陽纂于豢龍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鳴鳳違青丘  
于海北應紫蓋于江南帝系皇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  
天柱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也王資  
神昂緯託曜房靈體斯孝烈不由師保月生之對曾何  
用於擬議日近之言亦無階於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  
淑貌與金燧相宜清顏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  
刺史武羗旅拒亭障遷移漠草非長廣之東湖萊近荆  
門之北王常譏庾翼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  
之爲可火精不退奚應善言冰蛭難消徒持陰德薨於

沙鎮時年一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劔謚曰康簡  
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煙殿之聲劔動豐城之氣  
豈惟晉王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  
誄

**原**誄後漢傅龍北海王誄曰永平六年北海靜王薨於  
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脩畝室無女工感傷  
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於是羣英列俊靜  
思勒銘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始終  
之際於斯爲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  
家篇籍攸載貴鈔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

惟王建國作此蕃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  
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 魏文帝蒼舒誄曰建安  
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  
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  
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  
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疊疊行  
暮矧爾既天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曹植任  
城王誄曰昔二虢佐文且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  
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  
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慚悴目想宮墀心存平素髣髴

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薨殂功著丹  
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乃作誄曰幼有令質光耀珪璋  
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  
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代威懾北胡奔虜  
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常爲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  
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僚咨嗟 宋謝靈  
運廬陵王誄曰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  
暴甚於仰毒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  
率土悽心蓋出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哀哀君  
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罪有默曾是忍虐古來一酷

身微咎累痛踰醜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可延人  
百其贖務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之冥漠  
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陵雲咸感節  
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於高墉赫王典以正刑  
服二臯於狴犴致九伐於南荆發酸痛於仁詔令寵贈  
於哀心布悽楚於帝言攄綢繆於皇音

**原**行狀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行狀曰公道亞  
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  
所至天才博瞻學綜兼明至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  
龍趙詩析齊韓有一於此罔不兼綜昔沛獻訪對於雲

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  
步方斯蔑如也夫家國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  
隱祀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宏遠矣他  
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  
顏色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  
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緼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印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  
國鎔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援與壺人爭旦  
緹幘與素灑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屣  
于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真人之服弘以度

外之禮 沈約齊臨川王行狀曰公遵元源於陵壑稟  
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貴至乎  
將立雲虛景峻岳秀川溇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  
美幼而悅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綜文圃清暉祕譽  
燭野光朝 裴子野司空安城康王行狀曰降七緯之  
禎靈五行之正性珪璋博達清明在躬學無常師希追  
風乎孔父幾神殆庶諒亞迹乎顏生悅禮敦詩方昔人  
而有裕既明且哲體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外朗淑德  
內潤夏侯玉樹之談衛玠癖人之目又授使持節郢州  
刺史公四居方岳政刑克舉仁恕以懷君子刑憲以肅

小人位煩以簡居難則易需如時雨芬若蘭蓀所去見  
思所居稱治邁疾薨竟陵之石梵時年四十四皇上震  
天倫之悼庶僚懷人百之感詔贈司空常侍王如故禮  
也自巴濮以東鄖鄧以北方舟連騎赴者如雲昔于薨  
及葬仁禽有踐境之識羊祜云亡市人有罷歸之慟若  
公恩結三楚亦異出一時公幼無擇言長無擇行立功  
以庇物執德以居宗重以道性虛閑居處冲約終日清  
淨如布素焉

原表梁沈約為南郡王讓中軍表曰臣聞建侯茂則非  
賢罔樹分器鴻典惟懿實先而臣挹道未弘踐義多缺

徒升國彘空襲宸寵光瑋華組瞻靄於關垂令采徽猷  
寂寥於甸表晨仲委帶夕軫臨顏皇衢肇啟鼎運始資  
魯衛兼啟義邈同年齊楚並建禮高漢日臣以末第聯  
輝上序祐履荆阿懷璽夢曲拊志惟熏佩握如搆 劉  
孝綽為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聞大邦維屏既慙  
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興九伯錫  
壤參虛漢啟二河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雍部  
襟帶跨制數州西拒嶢關北跨鄧塞雖復呼韓來朝橐  
街納質二虜尋戈四郊無警猶當王戎雅識羊祜尚義  
臣退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原**章梁沈約為晉安王謝南充州章曰臣以萊孱幼無  
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不能  
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  
起懼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徙旆淮區  
遷金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徵寵俯仰忘厝  
又為安陸王謝荆州章曰臣托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  
帝穆爵首藩珪好禮慙河敷詩愧楚懸旆出關徒違絳  
關擬金入濟識謝戎麾而照臨彌廣復叨匪服紀南形  
勝任總上游西緯岷邛北繼嶺陝六轡在手猶或稱難  
羣牧稟威茲道孰易是以摠情陸白布款幄垂宵途嚴

遠事隔披照腆冒斯顏膺此謬荷祗奉兢懼罔知攸託

公族 誰棄公族 公族刑附

原帝子 天孫 皇家 天族 金枝 朱邸 麟角

詩麟之角 燕毛 序所以 周親 雖有周親 晉宗 傳晉

振振公族 朝內 有公族朝於內 朝內親也 雖 向方 古者庶子

也 邦國有倫 邦國有倫而衆 授事 宗人授事以爵 爲

向方矣 注言知所向也 族食 其族食世降一等 親親之

位 宗廟之中以爵 族食 殺也 殺差也 謂燕有差數

喪紀 不奪人倫之重 爲序 合食 君子因族以合食也

尚齒 禮而尚齒 合族 禮有合族之道 注君恩雖可以其戚

而族人皆臣不得以 展親 展親 叙族 叙族 九族叙 睦人

睦人 禮以教 既睦 既睦 九族 不咸 傳昔周公弔二弟之

親 周禮太宰八統 馭萬民 長長 分寶玉 於伯叔

託肺腑 劉向曰 臣幸託肺腑 言 正公族 周公踐祚庶

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 子 糾宗族 糾合宗族 人道

愛明父子之義 長幼之序 糾宗族 糾合宗族 人道

之先 親親 異姓爲後 異姓爲後 立愛自親 睦也

立愛惟親 惟長敬 理親存愛 禮理 先親後疎 魏曹植

親後疎 親後疎 支子爲公 晉諸王之支庶皆王家之近屬

始封王之支子爲公 承封王支子及始封公之支子皆爲男

子爲伯次國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之支子皆爲男

皇族降公 諸公降爲侯 侯子亦爲此差 達孝悌

之道 公與族人燕則以兄弟齒而孝悌之中 見親疎之

帝威 帝威 公族 公族

殺禮白 禮白 翰林苑新書曰慕容超傳 寶胄 類苑

也蟬聯寶胄 姓 根源 葉枯源涸者流竭吳兢疏根朽者

源可也 枝葉 左傳曰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白不

枯竭哉 枝葉 可公族宮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

無所庇蔭矣 宗室 司馬國璠遠禍出奔於秦 捐同

姓周禮曰士捐庶 朝內朝 翰苑新書曰朝內朝 舉異能 唐

事詞類奇曰唐舒王元名高宗欲授以 察人材 宴宗室於世宗巡幸上京

州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為仕進查耶 舉異能 唐

能轉殿中侍御史 察人材 宴宗室於世宗巡幸上京 謂

宗尹曰賞賜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舉遷官其間人

材執可者宗尹對曰奉國幹準之子按出虎豫國公昱

之曾孫阿魯可任 與輪對 正丞請南班得與輪對許

使詔以為奉御 與輪對 正丞請南班得與輪對許

之 在省闈 善無不薦延宗室在省闈者多 廖所啟

優疎屬 宋史曰凡疎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

廩餼宗女適 千里駒 孤山堂肆考曰唐孝節曾孫萬少

人亦有恩數 千里駒 孤山堂肆考曰唐孝節曾孫萬少

史張柬之曰帝宗 宗室老 唐書曰嗣吳王祇代宗大

客為集賢 乘牛車 漢朱浮傳光武時自宗室諸侯王

院待制 乘牛車 漢朱浮傳光武時自宗室諸侯王

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 騎弱馬 山堂肆考曰李

固能詞章每曰出騎弱 宗臣表 事詞類奇曰唐李勉

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 宗臣表 事詞類奇曰唐李勉

朝廷鯁亮庶 同姓 卿 宋史曰趙汝愚使重華宮提舉

介為宗臣表 同姓 卿 宋史曰趙汝愚使重華宮提舉

禮曰今丞相已去所願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太后

宗室為賢相 翰苑新書曰唐相以宗室進 文章第

進士 饒陽侯子叔詔字君和慶曆八年與諸宗子帝前

院中等賜進士及第自太子右監門府副率遷右領軍

將軍入謝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爾以

文章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宗室入學 宗室入學 王子信秀

孝宗生父也考宗既封建國公就傅子稱召對言宗室

之寓於外者當聚居官舍選尊長鈐束之年未十五附

亦許入學聽讀及三年聽參選高宗舉未出官者 別立

宗學 宋史曰嗣秀王伯圭判大宗正 最賢 唐書曰國

道宗孝恭 宗老 侍中武帝呼為宗老 賢宗室 息不

為最賢 宗老 侍中武帝呼為宗老 賢宗室 息不

居官所至有聲立朝好言天下事孝宗嘉其忠諫 五

每宴禁中帝飲之酒韻謂太子曰此賢宗室也 秀才

秀才 宋史曰德文子郡公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

撮工為詞章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

曰五秀才宮中由是悉稱之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

子 縱酒自晦 金史曰昂金景祖弟寺思之孫伐遼宋

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揚州妻之嘗而戒不令飲得間

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

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而問之昂曰吾

以不明時正當自愛是 睦親宅 宋史曰仁宗建睦親宅

寺始正其罪人莫不親服焉 翰苑新書曰崇寧元年不

變涼請宗室非袒免親以下兩世欲分於西京南京

或沿郡居止每處置教宗院光宗時改為睦宗院

仙源圖 卿重脩玉牒屬籍又為仙源積慶圖 甄別

補外 宋史曰范鎮言於仁宗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

帝成部 謝益貞為卷六下 公族

於蜀王椿以其博洽 好學樂善 宋史曰仁宗御延和

亦呼為蜀秀才云 殿試宗子書以宗望

為第一又嘗獻所為文賜國子監書及以塗金絞羅御

書好學樂善四字賜之即所居建御書閣帝為題其榜

子 縱酒自晦 金史曰昂金景祖弟寺思之孫伐遼宋

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揚州妻之嘗而戒不令飲得間

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

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而問之昂曰吾

以不明時正當自愛是 睦親宅 宋史曰仁宗建睦親宅

寺始正其罪人莫不親服焉 翰苑新書曰崇寧元年不

變涼請宗室非袒免親以下兩世欲分於西京南京

或沿郡居止每處置教宗院光宗時改為睦宗院

仙源圖 卿重脩玉牒屬籍又為仙源積慶圖 甄別

補外 宋史曰范鎮言於仁宗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

帝成部 謝益貞為卷六下 公族



下既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公族之盛堂別  
以時族也雖不行熙寧初卒如其言  
集曰明自郡王外鎮輔奉國將軍七千餘人  
奉國中尉五千餘人公族之盛自古未有

綏族 本枝 宗枝 維城之固 磐石之安 敦

睦之情 柔懷之道 深骨肉之恩 厚枝葉之庇

本元祖之先宗 分皇家之茂緒 糾合符棠棣之詩

信厚如麟趾之日 以下離族杜能親其宗族也

葛藟 室道衰棄其九族 不迪 遺王父母弟不迪註迪

道也言接之 用羈親用羈 存愛 禮云親 間親 傳

遠間親所 廢懿親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

謂六逆親 無公族白帖云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

其若之何 無公族白帖云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

也立 **增** 投嶺南 唐書曰武后悉誅諸王牽連死 奔南

山 五代史曰後唐太祖子八人同光三年詔封存美等

或出奔南 何况賢輩山堂肆考曰王安石作相裁損

山 匿民家 何况賢輩 宗室恩數宗室子相率馬首陳

誦云告相公看祖宗而况賢輩 不事生業金史曰

幸上京聞太宗正宗寧不能撫治宗室子往仕不

事生業上謂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懲戒之宗尹曰隨仕

之子好遊蕩上命召還 **原** 道乖綏族 義爽篤親

此多好遊蕩上命召還 **原** 道乖綏族 義爽篤親

無縱芥於棟華 宜庇根於葛藟 將枝葉之有庇

豈蔓草之難圖 展親將藉於屏周 不弟豈容於克

段 骨肉將離不親九族 枝葉將落無庇本根

刑 公族 罪三宥 獄成有司讞於公則曰某之罪在辟公曰

帝威部 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乃

公族 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乃

公族 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乃

素服不舉也 議八辟 周禮八辟一 無宮刑 公族無宮刑

不即市 周禮凡王之刑於隱所也 不隱親 刑不隱

親其必掩恩 掩恩必死 刑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

斷其獄於 親哭 恩無絕 貴戚必禁 近習無有不貴戚

甸師之官 親哭 恩無絕 貴戚必禁 近習無有不貴戚

織刺亦告 織刺亦告 甸人掌 磬於甸人 禮公族有

於甸人不於市朝也 甸人掌 刑於甸人 刑於甸人 刑於甸人

素服哭之無如其 增不當稱賀 唐書曰傳宗時田令改

倫之喪無服 增不當稱賀 唐書曰傳宗時田令改

朱攻劫襄王裔孫 燭為帝改元建貞尊僖宗為太上

皇後為王重榮所殺 燭首至行在所百官稱賀為太

博士殷盈孫曰禮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

曰救之如是者三走出 刑焉君為素服不舉者三日

今皇族以庶人禮大捷之慶須朱政首至乃賀詔可

不加刑責 文獻通考曰明制宗室有犯但明賞罰不加

原威克厥愛 私不害公 宜準律論 難從刑

放禮刑放 雖親惟立愛 而罪則斷恩 宜解網於

竹刑 無縱斧於葛藟 恩雖切於棟華 法宜除於

蔓草 門內之治恩掩義 門外之治義掩恩 雖金

枝可貴三宥必加 而王律難容一成不變 帖

外戚 原戒侈 後漢陰識光烈后兄封陰鄉侯叩頭謝曰臣托

內侯固 曰臣蒙陛下貴人恩澤富貴已極 懼譏 褚

不復加 班固贊曰樊氏世篤陰亦戒侈 懼譏 褚

哀以太后 獲譏 燕上疏固辭 淪寵 東漢淪於 曠

帝感 淪寵 東漢淪於 曠

外戚

貴漢書云陽平之椒房之重漢蓋長公主共養帝丁

外人在足下月餘遂為后臣有椒房之重外人在足下月餘遂為后臣有椒房之重

后族英華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豈神鑒

亦縉紳之英華抑高門領袖儀王恭高門領袖

金穴第飲燕賞郭后弟封安陽侯遷大鴻臚帝數幸其

金館名渭陽當世說云魏明帝築館於陛下此館之與

情鍾舅氏宜並受寵榮弟後漢樊豐曰建武時吾家並受寵

爵以尚主但侯時特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不許封

薄昭仁善史記代王薄太后弟昭並解讓願就關內侯

况謙恭後漢郭况謙恭兄弟退讓史記賈后兄弟

不以尊父子謹恪後漢樊宏世祖之舅封壽張侯為

有父風弟發為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史丹

寤主惡揚善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

太子安母傳喜守節漢政喜數諫之然守節封

公賜宅漢寶后厚賜弟廣國田宅置丞守冢漢皇太后

親卒皆置園邑獨以女賤山堂薛考曰漢御史大夫

馮野王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弗

緣內寵唐書曰若長孫無忌之功武平終宴侍玉堂

曰杜審琦昭德皇太后兄也自寧州歸太皇太后皆其

帝戚部帝戚部帝戚部帝戚部

終宴侍焉又前拜為壽樂人致辭曰前殿展君  
臣之禮虎拜朝元豐中疾告既愈入謝帝曰舅久不  
觀宋史曰曹倫宜少總內東門張當自故已而召入歷  
上觀太皇太后閣大樁所出微山堂肆考曰漢文帝  
蟠挑亭再障殿乃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與命且懸  
君厚賜田宅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與命且懸  
此兩人行者不與居所出微人無敗家唐書曰太宗  
有節君子不與居所出微人無敗家唐書曰太宗  
退讓君里不與居所出微人無敗家唐書曰太宗  
觀時戚里不與居所出微人無敗家唐書曰太宗  
無敗家唐書曰太宗  
令高氏朱氏皆舉故事如恩太皇太后高氏故深自抑捐如故  
事何後呂大夫防曰此欲裁事高氏故深自抑捐如故  
可又增長手大防曰此欲裁事高氏故深自抑捐如故  
也由布衣與兄叙一日賜官皆等而奏畏太盛乞解及  
子詹事檢校賓客才敏而謙畏太盛乞解及  
十尚病不內醫巫曰吾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非人

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止行人指樹懷之唐  
興后族退居奉朝請者猶曰曹倫字公伯彬之孫光獻  
外減表過世純臣宋史曰曹倫字公伯彬之孫光獻  
善奕射喜為詩自右班殿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  
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  
貞德宗顧左右無敢行者時吳淑遷大將軍願往謂人  
曰使吾知死無益而決難見者即日齋食具道帝待以不疑  
不使吾知死無益而決難見者即日齋食具道帝待以不疑  
者而遺業僭逆故不得與議朝政自後雖至公侯伯張景左  
留而遺業僭逆故不得與議朝政自後雖至公侯伯張景左  
不督張昇不與議朝政自後雖至公侯伯張景左  
亦優游食祿未嘗干朝廷事唐書曰實威從子抗場  
奉朝請而已未嘗干朝廷事唐書曰實威從子抗場  
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壻諸達有大度真靈武間高祖  
歸長安高祖見之握手喜甚因置酒為樂授左武侯大  
帝戚部

宋史卷六十一

外戚

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卧内從容談笑極平  
生歡以朝三呼之宮中稱爲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  
嘗事朝三世追王宋史曰徽宗追念向太后不巳乃  
儀同三司封郡王自敏中以上兩宗良宗回皆位開府  
三思亦追封王爵非常典也世爲后族特薛禪曰元  
李思忽兒薛弘吉剌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  
有功賜后子曰薛禪故兼稱曰薛辰伐凡三十二戰皆與  
獻皇賜號曰薛弘吉剌氏那顏壬辰賜銀印封河西王以  
丁亥國族有旨弘吉剌氏所賜旨世以爲后生男世尚  
其國歲四時孟月弘吉剌氏所賜旨世以爲后生男世尚  
農土至元二年聽讀所賜旨世以爲后生男世尚  
於朝曰本藩所授農土在東城邑應昌路復從元貞子  
可建城邑以應昌路東七百里創建城邑以應昌路復從元貞子  
年又請以全寧路又給濟寧路自達魯花赤總管以下諸  
名其城曰全寧路又給濟寧路自達魯花赤總管以下諸  
平路六縣其應昌路全寧路等路自達魯花赤總管以下諸  
官屬皆得人專任其陪七族六姓族事詞類奇曰西京七  
臣而王人不與焉

霍許王是爲七族東京六姓亦十妃三后曰竇氏自  
后黨鄧馬竇閻梁何是爲六姓王后今陛下龍興臣復  
屠武德以來尚主者八人有三皇漢王商嘗病欲避  
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漢王商嘗病欲避  
以三后族進帝曰公一借明光宮暑從上借明光宮  
奪沁水園後漢竇憲恃宮掖聲勢請取掖庭女聘取  
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兄弟子刺都鄉侯齊矜王子都  
况亦聘取故掖庭貴人爲妻刺都鄉侯齊矜王子都  
國憂得幸太后竇憲懼分公省治第起山曰五侯大  
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治第起山曰五侯大  
治第起山曰五侯大治第起山曰五侯大治第起山曰五侯大  
曰五侯大治第起山曰五侯大治第起山曰五侯大治第起山曰五侯大  
安至遊觀治道又云王根遊觀射獵使奴從被甲持  
杜陵遊觀治道又云王根遊觀射獵使奴從被甲持  
發民治道百許史丁傳漢自宣元成哀外戚重侯者許  
姓苦其役樊郭陰馬後漢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  
將窮貴樊郭陰馬後漢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  
極富帝戚部樊郭陰馬後漢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  
帝戚部樊郭陰馬後漢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

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王氏五侯漢元后兄弟王譚

庶方小侯亦其義也陽侯逢時高平梁家三后後漢都

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謂之五侯侯白帖云王氏三世據權

門三 三世據權 五將秉政 五將帖云王氏三世據權

效 增 傾諛迎諧 武三思性傾諛善迎 占奏俚近鄭

孝明太后弟也會昌未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

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闕月宣宗即

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累遷河鳳翔節度使七

年來朝占奏俚近帝失所望自是不復委方鎮矣

四十餘使 唐書曰楊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

疑盛氣驕復百僚莫敢相可不信屬悉苛督勾剝相甚

後見 五使並除 張堯佐温成皇后世父也温成方為

殺 仁宗祀明堂改戶部侍郎尋拜淮康軍節度使羣牧使

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諫官包拯等言陛下即

羣口竊議制下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宇宜亟命逆寢

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欲廷 使酒任氣 楊景宗

議不許是日堯佐辭宣徽景靈使 然暴戾所至為人患

后弟也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 地帝深戒無飲酒景

復使酒任氣在滑州嘗毆通判仆地帝起寒士持身

宗雖復書座右 戀嫪恩寵 宋史曰張堯佐起寒士持身

頃之復醉 壽寧兄弟並寵 明昭皇后母儀以戚

里進遽至崇顯 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 世幾於文母儀以故

張氏得封二伯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 世幾於文母儀以故

張延壽兄弟並寵 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 世幾於文母儀以故

營 亦明制之 豈獨女子富貴 唐書曰獨孤懷恩元貞皇

一 大變也 豈獨女子富貴 唐書曰獨孤懷恩元貞皇

命 帝威 帝威 帝威 帝威 帝威 帝威 帝威 帝威 帝威 帝威

伏誅 因緣椒房致此 合璧事類明皇雜錄曰楊國忠嘗謂客曰某家起細微因緣椒房致此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

同母弟也 性克率無賴領彭州防禦使乾德四年為部曲所訟解兵柄為彰國節度留後繼勛自以失職嘗快

奴婢為樂 發冢日月 唐書曰天寶九載復詔發掘薛崇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

初章后號元貞慕為榮先陵而陵與尉名合云 頭顱

墮地 山堂肆考曰東漢安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閣后兄弟並典禁兵尚書翟酺上書曰昔鄧寶

之寵傾動四方燕官重絨盈金積貨及 耄嬰頸血 唐書

其破壤頭顱隨地顛為孤豚豈可得哉 原重侯累將 窮貴極富 並

曰武韋諸族耄嬰頸血 原重侯累將 窮貴極富 並

前楊氏之誅庶類不遺 原重侯累將 窮貴極富 並

**增** 王族驕盈梅福上書 竇氏專縱丁鴻進諫 唐書

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 壽寧建昌能

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 其極不過富

貴 其樂不過狗馬聲色 其威怒不過行閭閉 弁山堂別

**集** **原** 外戚之助 肺腑之親 戚里 外屬 貴戚

外姻 帖白

淵鑑類函卷六十

帝戚部 淵鑑類函卷六十 外戚





